

## 《平吴录》 清 孙旭

三桂为明季罪人，又为本朝反贼，其生平亦何足道！以道路之口，传闻之笔，事多淆讹，难以传信，故略述其概。惟桂本贯辽东，藩封€南，余生长浙东，又何能得其始末耶？缘余甲寅、乙卯间遭大难，丙辰用奇计遁迹江西，至吉安招抚韩大任，任自幼随桂，为余言甲申至丙辰事甚悉。得大任戊午归正之后，余又奉差往汉中，被羁贵州。时桂孙世藩嗣，据伪位，以贵阳为行在，其伪尚书郭昌、来度，与余交最契，每详言桂之末路。今虽不及具载，而源尾亦略可见云。侣云道人转庵孙旭识。

吴三桂，字硕甫，一字雄爽，辽东铁岭人。先世以军功封，世袭平西伯，家于京师。桂生壬子，及年二十，状貌奇伟，膂力过人，娴骑射，好田猎，为舅祖大寿所器。大寿镇宁远卫，用桂为中军，不期年间，兵强马壮，每战必捷，关外颇闻桂名。桂父骧为参军，尝率五百骑出哨探，与本朝大兵相值，被围。桂望见，号哭大寿前，乞发援兵。大寿曰：“吾以封疆重任，焉敢妄动！万一失利，咎将安归？”桂知不可强，乃自率家丁二十骑突出入重围，射中红旗，王子坠地。将割取首级，为王子仰斫鼻梁，流血不止，桂即掣红旗自裹其面。寻见骧大呼曰：“随我来！”五百骑遂拼命杀出，回宁远。骧谓大寿曰：“非吾子，几不复相见矣。”大寿曰：“壮哉，甥也！”以美姬陈沅赐之（原注：一云陈沅为周皇亲奎姬，非大寿所赐）。未几，陈沅随父骧归京师，而桂以大寿荐镇宁远。

方是时，新安方一藻经略辽东，桂拜其门下。一藻子光琛（原注：字廷献），与桂缔盟为忘形交；及一藻卒，光琛遂入桂幕府，每事咨决焉。陕西兵备道洪承畴善用兵，怀宗命以兵部尚书，赐尚方剑，经略辽东，桂又拜其门下。新安谢四新博学，在承畴幕中，桂纳交最厚。承畴所统诸镇，桂为强。兵二万，遴精锐一千，以五十骑为一队，每队设一领骑，千兵共领骑二十人；置签二十枝，书领骑姓名，插靴筒中，遇急，信手掣签，呼某某，即统本骑随之冲突，往无不利。承畴语桂曰：“吾闻千里馈粮，士有饥色。”于是欲屯田为久驻计。而科道官交章责承畴师老饷匮，观望不前。承畴惧，空壁出战。我大兵佯败，承畴追至杏山，大兵围之，经月粮援俱绝。桂曰：“兵法云：‘置之死地而后生。’桂愿奋勇当前，经略可率众随后，何为坐以待毙乎？”承畴韪其言，桂故向重兵处突围而走。承畴与各军右冲右突，不能出，遂降，而辽东寻失。太宗时为四王子，谓将士曰：“小吴总兵，真好汉子也！”桂退守山海关，约兵十万，以游击胡心水（原注：字太乙）为左营，夏龙山为右营。二营皆少年梟勇，胆力过人，桂结为心腹。心水子国柱（原注：字擎天），龙山子国相，卯岁皆姿貌丰腴，桂各许以女。

甲申三月，李自成破京师，怀宗以身殉，自成遂僭位，称永昌。二年，勒百官助饷，抄吴骧家，得陈沅，悦之，欲立为妃（原注：一云为权将军所得。将军者，李过也。自成闻其美而夺之）。时牛金星、宋献策劝自成行仁义，为久远治安之图，无杀戮太甚。自成曰：“山陕、河南、荆襄已在掌中，大江以南传檄可定。惟山海关吴三桂是一骁将，当招致麾下；而辽东劲敌，又使我衽席不安。”乃使伪巡抚李甲、伪兵备道陈乙持檄招桂，曰：“尔来不失封侯之位。”桂颌之，率众十余万，由永平取路到京，名为勤王，实欲归李。途遇家人持骧手书，有“亟来救父”等语。及问家人，知沅已入贼手，乃大怒，复骧书曰：“父既不能为忠臣，儿亦安能为孝子。”仍拥众归山海关。乃陈兵演武场，请绅衿父老，饷以牛酒，问曰：“我兵何如？”众皆曰：“真天兵也。”问：“可杀李贼否？”众见伪官李、陈在座，不敢对。桂立命斩李甲祭旗，割陈乙两耳纵之，传语曰：“令李贼自送头来。”自成怒，杀骧家口三十余人，罄国出兵，号称三十万。将至永平，桂与方光琛等谋曰：“敌众我寡，计将安出？”光琛曰：“莫若请北兵进关，共歼李贼，事成则重酬之。”乃命涿州指挥杨坤走我朝乞师，自率精锐千骑出关，过快活岭，投至我军。时太宗已崩，九王子总军务，驻懊恼岭下，即与承畴共传见桂，问：“此来何意？”桂曰：“请大兵共诛李贼耳。”又问：“此意真耶，膺耶？”承畴代答曰：“吴三桂报君父之仇，岂得不真？”九王子曰：“吴总兵有子否？”答曰：“有一子应熊。”九王子曰：“吾四汗（原注：谓太宗）有格格（原注：本朝称公主为格格），当折箭誓为婚姻。”乃共割衣襟白太后，太后曰可，遂血欢饮，立即发兵，以承畴为前驱。承畴入关，传谕军民曰：“大兵来报崇祯皇帝之仇，若等勿疑。”百姓皆香案迎接。将至永平，贼将田见秀、刘宗敏率兵二万来御，桂掣签呼领骑，尽率精锐千骑直冲贼营，以一当百，九王子挥满兵前进。贼众故辽阳败兵，一见本朝旗号，丧胆星散，自成奔还京师。明季，正阳、海岱、顺城三门俱埋大炮，能震四十里；兼有火药数十，以香火炷要处，约数时尽火然，则炮响城崩。于是自成安置炮、药，席卷辎重，载陈沅出德胜门，走陕西，四顾将士，仅存十万。九王子与桂追至通州，传令暂歇少刻，火炮齐发，响震百里。通州在京东，而炮子向南，故不相及。

大兵入永定门，桂索大内无一人，知自成已掣陈沅去，遂统己兵兼程追至陕西。自成弃陈沅而走，止百余骑，后过湖广九宫山，死于农夫之击。桂在陕西，寻获陈沅，收降贼将马宝、王辅臣、张勇、马宁、赵良栋等十余人，兵十余万，拥众驻扎陕西，不惜子女玉帛，与将士同劳苦。五月，九王子辅世宗登极，为摄政王，以崇祯十七年为顺治元年。承畴为首相，录用前明文武官，恭顺王孔有德、智顺王尚可喜、怀顺王耿仲明三藩俱随入关，以次分下两广、福

建等处。而桂以入关功，封平西王，子应熊召为额附。桂语胡心水曰：“吾子少不更理，烦汝代庖。”遂同入京陛见，赐额附府于海岱门内。心水管综庶务，挥金如土，上下左右，无不相得。

己丑，改封孔有德定南王，尚可喜平南王，耿仲明靖南王。先是，宁南侯左良玉，兵下南京，自刎死；中军阎紫金，僧装不知所之，子镇归本朝，官大理寺卿。癸巳，世祖以云、贵、四川未入版图，命承畴为经略、提调七省兵马钱粮，承畴请镇与俱。甲午，承畴出兵，由真定、保定、彰德过河，下荆襄，檄桂率本部兵，由汉中进四川，会师于贵阳，而自渡洞庭，屯常德。遣镇先取宝庆，得之，即题镇为宝庆总兵，赵肃文为宝庆知府。戊戌，定贵州。己亥，入€南，永历走缅甸。辛丑冬，桂索永历于缅甸，旋缢杀之。

上即位，加封三桂平西亲王。承畴复命，奏曰：“€南苗、蛮杂处，反覆难制，必得重兵弹压。”遂以桂永镇其地，题放文武官员，吏、兵二部不得掣肘；本地钱粮不足俸饷，拨江、广每年协济银百万两。桂题授赵廷臣为€南巡抚，又以马宝、李本深、张勇、王辅臣、马宁、严自明、刘进忠、吴得功、王进功等为援剿总兵，各统万人，并召关外姻党归€南藩下。胡国柱已中北榜甲午举人，与夏国相、郭壮图、卫朴为四额附，又侄婿王长安亦称额附（原注：一云长安先聘三桂女，未婚）。设左右梅勒章京、固山大牛录队子，左右披甲各万人，名曰拜呀喇。以方光琛参赞机务，国柱为大纛章京，其余子侄亲故，俱带孔雀翎子。未几，朝廷擢赵廷臣浙江总督，张勇宁夏提督，王辅臣固原提督，马宁山东提督，李本深贵州提督，吴得功湖广提督，严自明广东提督，刘进忠潮州总兵，王进功福建提督。盖大臣鳌拜所奏，欲调散桂党故也。桂遣王长安行盐苏州，适明珠奉差往海招抚，长安留饮。其部下尚朝柱，见明珠家人安三用事，私与之饮且赆。后朝柱从韩大任归降，明珠收其家，主客所得不赀，盖由安三以此私报其知遇也。凤翔府知府傅宏烈参桂必有异志，宜早为防备，部议宏烈越职言事，劾奏亲王，革职，充广西军中。城御史李棠亦以参桂革职。

浙人吕黍子言于桂曰：“王权尊势重，致使傅、李参劾，盍营园亭，多买歌童舞女，日夜欢娱，使朝廷勿疑。”桂以为然，即令黍子督造安福园于王府之左，松柏高三丈许者，移种皆活。历三年，园成，与吴复庵等弹琴赋诗，徜徉其间。又使赵虾采买吴伶之年十五六者，共四十人，为一队申衙，故有戏具备。四时服蟒，吓以为未全，另造各色哆及金甲嵌胡珠、银甲嵌珊瑚，又玉带、金带、银带、枷南带、犀角带、沉香带俱嵌珠宝，又为箱三十，约费数万金，进安福园供奉。又以象牙抽丝为凉笠，孔雀毛为伞。盖其穷奢极欲，皆类此。每岁年节及桂生辰，胡心水为应熊办人参、貂皮、潞绸、京绢、潞绸、松仁

、榛肉、瓜仁、苹果、银桃、蒲桃、秋白、高丽烟布等物来献，计五百驮，每次费银数万。桂亦每年两次进奉太后及格格普茶、鸡枞、伏苓、风兰、金壶、金碗、水西皮碗、象牙器皿之类，每次亦费银数万。一日解役投宿店，遇赉诏官先在，挥鞭逐之，曰：“天下更有何人大于我家者哉？”其势横如此。

丁未、戊申间，胡心水死，内外不相应，凡桂题补各官，多不如请。方光琛、胡国柱曰：“朝廷疑王矣，王当为自全之计。”桂曰：“姑探之。”乃上疏言：“今天下大定，文官仍听吏部铨选，臣不敢题请。”奉旨，依议。又疏言：“今天下宁谧，武官应听吏部考选，臣不敢题请。”亦奉旨，依议。光琛等曰：“王犹不悟朝廷意耶？”桂不语，每与婿侄在箭道校射。悬铁甲为的，箭中甲穿，罪函人；镞曲甲不穿，罪矢人。自后箭中，镞套甲内，镞不曲，甲不穿，函、矢人均赏。事闻，上遣内大臣吴丹赐藩下将士弓箭数千副。桂陈兵教场，率左右梅勒、固山章京等谢恩毕，与吴丹阅射。胡国柱故匿精壮，以老羸比试，由是朝廷之疑稍释。武榜眼李开元先选云贵督标左营游击来谒，桂一见悦之，令拜门生，赐盔甲弓矢鞍马。及还，令国柱祖帐三十里外，赠路费五百金。

辛亥，桂年六十，格格启太后同应熊挈子世瑶来€南祝寿。桂语光琛等曰：“可见朝廷不疑我，汝辈其慎之。”问格格须何物，曰：“无所须也。”桂乃遗川马二百匹，送之归。而世留€南，时年六岁，令光琛侄英授以句读。

广东平南王尚可喜子俺达公之信不孝。癸丑，可喜与福建靖南嗣王耿精忠先后疏请搬家归辽东。上差户部尚书梁靖标往广东，府尹陈一炳往福建，查算家口数目，以便沿途给与夫马口粮。方光琛等告桂曰：“两藩移家，即将来搬€南之渐也，盍疏探上意？”桂遂上疏，如尚、耿之请。上亦允之，差户部侍郎哲尔肯、掌院学士傅达礼、兵部车驾司郎中王新命往€南，查算家口。光琛等曰：“家口七八十万，安土重迁，奈何？”桂反意遂决。向胡国柱泣曰：“恨应熊在京耳。”国柱曰：“已遣鲁虾往京接取世子矣。”桂曰：“俟鲁虾回再议。”鲁虾至京，密请应熊回€南。应熊曰：“当与格格商之。”入久不出，鲁虾恐事泄，走，回复国柱。国柱嘱鲁虾曰：“尔见王当言世子已被害，河南、湖广沿路置刀斧手，埋伏地雷，专伺王过，罄杀无疑。”鲁虾如其言启王，桂捶胸大恸。国柱与鲁虾潜布流言，藩下数十万家无不愁苦。国柱潜令各家织网布，光琛与黍子潜铸伪印百颗。

十月，钦差哲尔肯等三人抵€南，同巡抚朱国治见桂，查家口数日，报八十余万。哲尔肯等议，沿途夫马有数，今家口繁夥，宜陆续起行。先是，壬子，云贵总督甘文之任，谒桂，投眷弟刺，不屑走旁门，桂辞不与见。及桂出看院，文故延见，桂愈不悦；见羽卫中有豹尾枪八杆，故取视称好，借去二杆。

及文来索，桂曰：“豹尾枪非亲王不得用，何索为？”文遂大恨。因藩下向有行、坐二粮，乃上疏言：“今非出兵之日，不合有行粮。”桂侦知，即先上疏除去行粮，及文疏至，反为赘辞矣。又桂内弟张季鹰为靖南王虾，辛亥来贺桂寿，挈幼伶过贵州。值文奶公手持大蒜，幼伶戏夺之。奶公怒，捶幼伶，季鹰见之，予奶公杖。文令布、按擒张，布、按阴纵之走，而以远去报。文又示谕所辖，藩下债负不必偿，以此嫌隙日深。及奉搬家之旨，文双羽公文言：“寒冬恐有雨雪，宜速为计。”国治又问：“以何日起驾？用某官作头站？”桂答曰：“缓商。”哲尔肯等催国治三日一问，俱答“缓商”。至十一月十五日，哲尔肯等同国治见桂。桂留饭，国治曰：“三大人候久，王若无意，三大人自去回旨。”桂大詈曰：“咄咄，朱国治！吾挈天下以与人，只此€南是吾自己血挣，今汝贪污小奴，不容我治耶？”国治曰：“巡抚贪在何处？”桂曰：“汝还强口！前索大理知府冯苏银三千两，是向我所借；至屡年赃秽狼籍，多出我家，现有日历炳据。”哲尔肯等曰：“王请息怒，此事与巡抚无干。”遂辞出。国治与司道计议，皆曰：“朝廷封疆，与百万生灵所关不小，宜亟上疏，请暂停搬家。”尔肯曰：“吾等奉旨搬家，今若此，何以复命？”众议达礼先回，尔肯、新命暂留€南。又二日，国治犹豫不敢上疏。达礼行未百里，为守口官所阻，仍回城中。

二十日五鼓，桂集藩下官属于殿上，掷帽剪发辫。桂妻张氏哭至殿上，骂婿侄曰：“朝廷何负汝等，乃作此举动！”桂命郭壮图亟扶张进宫，胡国柱带兵围巡抚署，缚国治，碎刷于市（原注：顺治庚子，国治巡抚江苏，索吴县知县任维初贿。任以新任无措，私巢仓粮数千石，为诸生所讦。国治知其事由己，属知府余廉贞痛惩诸生。诸生不服，哭庙，其卷堂文为金圣叹作，且在其家开雕。国治遂疏闻，以圣叹为首，立决。苏州民谣曰：“天呀天，圣叹杀头直是冤。今年圣叹国治杀，明年国治又被国治歼。”按谣言“今年”者，子年也；“明年”者，丑年也。今癸丑，国治为国柱所杀，而“柱”与“治”吴语同音）。差人送茶与使臣，言外间兵变，杀巡抚，与大人无与，不必惶骇。新命即献盔甲弓箭为贺，桂幽之别室。乃改国号为周元年，铸印曰“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之印”，自称曰余。其所铸伪印，最亲者金吾前后左右四将军，次左右两翼将军，次左右两掖将军，次铁骑前后左右将军，次骁骑前后左右将军；又奋威、仁威、亲戚、建威、龙威、绥远、怀远、广武、勇略等将军；又各路总管征朔、讨朔、覆朔、灭朔、殄朔、破朔、剿朔、靖朔八大将军。封郭壮图为留守€南路总管将军，料检€南府，属印信催征银两充饷。以胡国柱为金吾左将军，夏国相为金吾右将军，吴国贵为金吾前将军，吴应麒（原注：字维周，三桂侄，后封为楚王）为金吾后将军，马宝为铁骑总管将军，其余援剿总

兵俱令挂将军印随征。又以方光琛为吏曹，来度为户曹，钱点为礼曹，韩大任为兵曹，冯苏为刑曹，吕黍子为工曹，郭昌为南巡抚。

十二月初一日，桂自南起兵，先发羽檄，令李开先缚总督甘文迎至军前。乃自率兵二十万，不宿民房，不入城郭，军行五十里，依上傍水下营。每日前军起营，则中军起，次左、次右、次后，黎明即行，日中即止。行二十日，至贵州，知文已先奔镇远自缢，巡抚曹申吉等出郭迎。桂怒李开先纵文出走，欲杀之，众乞哀，乃杖八十，抄其家。吴国贵与胡国柱忤，次早前营不起，桂心甚疑。天明，国贵来告曰：“吾不去矣。”桂与贵一坐一跪，各无语。久之，桂抱国贵大恸曰：“儿在南当即云不去。”遂入帐房高卧，国贵亦自回营，识者以为不祥。次日，仍起行，至镇远，所过州县俱令剪辮。方光琛密告桂曰：“吴国贵虽倔强，然勇略过人，至死不变。惟吴应麒妄自尊大，夏国相轻浮浅露，此二人必不可重用。”桂点首。

甲寅，兵至湖广，陷辰州。湖南巡抚卢振在长沙，弃城而走，所属州县官望风奔溃。于是沅州、常德、宝庆、长沙、永州、衡州、岳州等府俱属桂。桂命吴应麒挂讨朔将军印守岳州，吴国贵挂靖朔将军印守衡州，王屏藩挂破朔将军印攻四川，方光琛巡抚湖南。吴世琮挂大将军印攻广西，全省俱陷，擒李棠、傅宏烈送桂，桂赦之，用宏烈为监军道，棠及方孝标为承旨学士。遣使潜至徽州聘谢四新，四新辞不赴，答一诗曰：“李陵心事久风尘，三十年来讷卧薪？复楚未能先覆楚，帝秦何必又亡秦！丹心早为红颜改，青史难宽白发人。永夜角声应不寐，那堪思子不思亲。”使回，桂怒骂曰：“薄福小人！”王屏藩报四川全省俱平，桂即以为四川总督将军守保宁，而以来度为四川布政使司。聘故明少卿李长祥，延以宾礼，问方略。长祥曰：“亟改大明名号以收拾人心，立怀宗后裔以鼓舞忠义。”桂以其言问方献廷、胡国柱二人，曰：“昔项羽立义帝，后又弑之，反动天下之兵。今天下在王掌握，他日又置怀宗后裔于何地？”长祥知桂意，遂谢去。桂以夏国柱挂殄朔将军印，由衡山出萍乡。上差和硕安亲王为征南大将军，由江西至袁州，攻萍乡。

是年二月十五日，福建耿精忠亦起兵应桂，称“甲寅”年。上命和硕康亲王为奉命大将军，与将军赉塔领满兵二十万，攻福建。又差顺承郡王为宁南靖寇大将军，领满兵十万，由武昌攻岳州；川湖总督蔡毓荣领汉兵十万，由荆襄攻松滋；刑部尚书莫洛为大将军，与固原提督王辅臣领满汉兵十二万，由宁羌州攻四川。先是，桂遗辅臣札二道，一与辅臣，一转与宁夏提督张勇。辅臣令义子王继贞自首于朝，勇奏辅臣不行关会，而辄自陈首，是逼臣反也；辅臣亦奏不污伪命，自合举首，而勇妄行讦奏，是逼臣反也。以此，两人相持不敢动。及莫洛至宁羌，所统满兵与辅臣部兵不协，往往忿争，诟辱不堪，鼓噪而起

。副将邵苓芝射洛，中喉死，辅臣不得已，奔回平凉以叛。王屏藩乘辅臣之变，出据汉中，守凤翔栈道。桂封屏藩为东宁侯，屏藩获参领阎彩臣以献。彩臣者，故阎镇之侄，而马宝之义子也。被获时，大骂请死，屏藩曰：“我岂不能杀汝，以汝义父马将军有旧，故贯汝耳。”初，桂移镇€南总兵，及反，命之从己。镇辞曰：“非敢抗命，但年迈七十，何能为，惟王谅之。”桂遂不之强，寻命往常德。至是，命彩臣依镇家以居。后桂至常德，从官多占民居，夏国相以羽箭插彩臣家，彩臣怒折箭。国相哭诉桂，桂呼马宝问故，宝言：“镇家系奉王命居住，非国相所当占。”桂怒骂国相，国相衔彩臣。迨事败，将降之前，一日，遂凌迟彩臣，灭其族。

是年，桂请哲尔肯、傅达礼等至湖南，厚礼附疏遣归。上以疏语不恭，命发桂祖父墓，应熊亦伏诛。

乙卯，安亲王在袁州，大破夏国相兵，直追至长沙，赖马宝抵住。韩大任劝桂杀国相，桂仅削其秩。

丙辰，桂忧安亲王在长沙，以大任为左翼将军出萍乡，据吉安府，断袁州饷道。安亲王因弃长沙，仍归袁州。

初，广东潮州总兵刘进忠通款郑锦，锦封为平南将军，尚之信伐之，屡为所败。二月，桂差七将军由湖南出广东，陷韶州，之信遂降，广东提督严自明亦附迎。伪授之信暂管辅德将军，以董虾（原注：名重元）为总督，冯苏为巡抚，与七将军同守广东。郑锦兵攻漳、泉。时福建可由广东经达湖南，耿精忠畏锦兵，谋之于桂。桂遣礼曹钱点至福建，为郑、耿解和，锦将刘国轩曰：“吾家在海外数十年，称奉明号。今吴号周，耿称甲寅，是以来攻。尔两家若归正朔，吾不难进镇江，上南京，否则尔两家皆吾敌国也。”点不能和而归。精忠虑不支，遂诣简亲王纳款。

是年春，上命图海为抚远大将军经略陕西。过四川，夺总督哈占马匹，标兵大噪，欲奉中军冯某作乱，以应王辅臣。冯跪称：“汝等欲反，则先杀我。”众以冯平日抚士有恩，不忍杀，事乃已。图海围平凉，久之，辅臣不能支，求援于屏藩。屏藩忌其轧己，不应。辅臣困守半年，粮绝，杀马为食。海遣周昌入城招谕，即献城归顺。先是，图海出京至长生店，昌跪道左言：“公此行欲招安王辅臣，当与昌俱。”海许诺。及是，昌通辅臣标下守备黄九畴为内应，九畴乘机谓辅臣曰：“何不贷粮于敌？”辅臣曰：“彼与我为对，焉肯贷我？”九畴曰：“不然。公昔陛见时，与图相识，但得与之一见，则事济矣。”辅臣曰：“得彼来见乃可。”海闻之，欲行，督、抚皆力阻。海曰：“脱不测，亦死于王事耳。”遂单骑至城下。辅臣屏左右相见。海见辅臣颜瘦削，抱持大恸曰：“诚不意君枯瘠至此。”辅臣亦泣下。海命给粮数万斛，合城欢忻

，庆更生。九畴遂播言，图、王二人在城上相抱恸哭，已说明将剃发矣。于是众心摇动。次日，又馈饷数万两。我兵阑入城内，不能止，众遂撤去网巾。辅臣知为所卖，上阁自缢。海索得之，亟断索，救苏。辅臣曰：“我负国至此，朝廷决不相恕。”海跪誓：“愿以百口保君不死。”后海见上，力明辅臣之冤，触上怒，遂自尽，亦可谓不食其言矣。事闻，部议图海封二等侯；有旨，封二等公，仍经略陕西。将军张勇进爵靖逆侯，王进宝进奋威将军，孙思克进平凉提督，周昌授登莱道。八月，上差简亲王为扬威大将军，统汉满兵二十万攻吉安。

丁巳，桂与安亲王战于官山，杀伤相当。桂兵素所恃者，€南战象四五十头，逢战排为前队，我军战马见辄战栗。至是，象遇我兵，辄退走回阵，桂心甚忧。时吉安被围已二百余日，桂不能救，识者已知天意矣。浙人孙旭易名王怀明，避难入吉安，与韩大任交厚。三月二十三日，大任用怀明计，渡白鹭洲，溃围走宁都，江西遂平。前大兵欲征广东，以吉安中阻，不得进。至是，乃逾大庾岭直逼广东。桂又勒尚之信助饷一百万，之信怒，因复率众归正。上以严自明为銮仪卫使，冯苏为刑部侍郎。自明子某方为宁羌道，桂族灭其家。九月九日，王怀明与韩大任登高山之巅，论天下大势。怀明曰：“如广东相连福建，平凉犄角汉中，天下事尚未有定也。今闻王辅臣倒戈，恐后耿精忠、尚之信相继归诚。无广东则湖南腹背受敌；无平凉则汉中摇动，四川坐以待毙。安危存亡之机，不可不察也。”会康亲王遣员招抚，明年，大任遂入福建投诚。

十一月，桂至衡州。不多日，而顺承郡王遣猓猓将军陆道清。道清曾率猓猓兵三千救王辅臣，不能前。及辅臣降，请于图海曰：“陆道清家口在€南，若留之，则家口必遭屠戮。”遂遣猓猓兵先归，而送道清于朝。上诏道清不必剃发，赐金银酒器，命为€南总督。归见桂，桂曰：“此欲借汝以摇动我众耳。”乃留为侍卫，碎金银器皿，仍给之。

时桂封疆日蹙，军声不利，所仗惟吴应麒固守岳州为湖南屏蔽。而朝廷怒顺承郡王拜朱方旦门下，掣还京，别命贝子彰泰为平远定寇大将军，攻岳州甚急。岳州民谣曰：“吴应麒，吴应麒，杀了你，献康熙。”岳州故粮少，转输不通。伪总兵杜辉，福建人，善水战，造飞船六只，长十丈，阔二十尺，两头尖锐，安舵，中分三层，上中两层左右各安炮位三十六，下层左右各置桨二十四，其行甚驶。本朝水师围守水道，辉驾飞船，两面放炮，冲出水围，到衡州装粮，复冲围入，如是者不一次。舟师提督某患之，乃以艨艟数十只，上排铁钉，船外密布鱼网，飞船来即碍不能旋转，为我兵所破。辉跃入水，从湖底逃回岳州，应麒疑而杀之，其标下黄明遂投贝子营。自此岳州粮绝矣，桂遂怀不



臣之意，然未敢俨然称帝。故四川巡抚罗森家巨富，号百万，自四川破后闲住，每虑王屏藩图己，乃上疏劝进，桂意动。及再疏请，遂于戊午三月初三日僭伪号，称昭武元年，以衡州府署为行宫。衡州民谣曰：“横也是二年，竖也是二年。”以“昭”字横竖皆两笔也。

桂自僭位后，形容憔悴，八月十八日遂死。胡国柱等以棉裹尸，潜载至常德敛之。方献廷解职，送殡€南，衡州军民七日后方知桂死。郭壮图拥其孙世袭伪位于€南，上桂伪号太祖高皇帝，吴应熊孝恭皇帝。以明年己未，称洪化元年，迁贵州，以贵阳府贡院为行在。

自桂歿后，各路不守，吴应麒弃岳州，胡国柱、夏国相、吴国贵弃衡州，马宝、王绪弃长沙，俱会于常德。世召胡国柱、夏国相、马宝、王绪等十六人旋贵州侍卫，以郭昌为刑部尚书，来度为贵州巡抚。国贵奔武冈州，大兵遂进常德，抵辰州。国贵在武冈，日登山巅望我兵，为冷炮所中而死。

福建康亲王命王怀明赴陕西将军图海军前。海奏荐怀明往四川招抚王屏藩，不受，解怀明于贵州陆广门安插。庚申，屏藩兵溃身死，大兵直捣成都，世瑶惧，遣马宝守遵义，胡国柱渡泸州。初，傅宏烈自湖南逃至京，上大悦，授抚蛮灭寇将军、广西巡抚，令从广东攻广西。是秋，为广西伪肇庆王马承荫所获，解送贵州。郭壮图以土官满朝，龙反时归€南，朝事俱夏国相掌理，荐宏烈有王佐才，给饭送衣帽，伪授刑部尚书。后世归€南，虑宏烈在贵阳为变，杀之。传言宏烈骂贼不屈而死者，讹也（原注：《推背图》云：“有一人兮身带弓，翻来覆去闹轰轰。打破匡儿无结底，三千甲子自成功。”按首句是宏烈名；次句言宏烈投伪国、投本朝反覆无常；三句言宏烈之破坏，伪“周”字匡子内有“吉”字也。四句人多不解）。

怀明与故贵抚曹申吉等谋反正，潜遣人间道通将军图海。逾月，胡国柱陷叙州，获四川提督将军王之鼎，戮之。检篋中有塘报，载图海密摺内称“奉差副使道王怀明联络曹申吉、潘超先、来度、郭昌等为内应”。国柱奏世，立诛申吉等，惟怀明以间走苗彊中得免。

吴应麒自长沙、常德、辰州节节退奔，至沅州，营楚王宫殿不就，又奔镇远，招其子龙威将军世琮同走。我兵日逼，夏国相大惧，九月，托言大婚，挟世退保€南，百官星散。次日，苗兵大掠，城市一空。应麒自贵州一路招得逃兵，驻交州，欲行篡弑，郭壮图伪诏缢杀之。初，应麒来朝，世留款内庭。应麒大骂方献廷首祸，欲悔无及，国相等皆大恸，惟世无词，其君臣间情事可见矣。

十月，大将军贝子彰泰、绥远将军川湖总督蔡毓荣、征南将军穆占、贵州巡抚杨雍建、筹饷侍郎佛抡、金等恢复贵州。王怀明至，毓荣等委署督理粮驿

道，运饷至盘江河一带，访知甘文、朱国治、莫洛、傅宏烈、王之鼎、李胡拜、佟大年七人首级旧藏贵州黑龙庙，遂奉诏给还各家归瘞。

是冬，彰泰、蔡毓荣、穆占等进兵€南。辛酉，将军赉塔从广西至，勇略将军赵良栋从四川西僻路至，三面会攻甚急。十月二十八日，城中食尽，世冕旒南面服毒而死，时年十六。世貌美丽，性颖慧，读书过目成诵，能悬笔作书。及死，尸弃城旁，狗过不敢近。郭壮图俯伏世前死，方英立侍侧死。方光琛并二子某某皆翰林，同刚于长沙；一子某出家南京花山，名天凤，能诗。桂妻张氏前死，陈沅及伪后郭氏俱自缢（原注：一云陈沅不食死）。彰泰入城，安抚官民，€南底定。胡国柱在迤西，与王绪带兵万余，从四川西路而来。去€南二百里，闻世死，谓绪曰：“吾为国婿，自无活理。若贪生旦夕，而死于他人之手，非丈夫也。”乃积薪与绪痛饮，命左右燔薪，跃入火中而死。绪亦自尽。藩下家口数十万，俱解归旗。马宝在遵义，谓周卜世曰：“我以一旅顿镇远，则汝辈安得长驱至此！特以天命已去，虽窃据一方，亦复何益？故不为耳。”未几，归寻甸省家口，为我兵所获，与夏国相等解京凌迟死。

初，郭壮图驻营城西，大兵不得前。赵良栋谓城外有兵，则樵采路通，城何由破？乃直前捣其营。壮图退兵入城，我兵遂筑长围困之。彰泰喜而宴良栋，良栋曰：“王太欺我。与哈占一耳，而彼用照会，我用令谕。”彰泰曰：“蔡毓荣亦总督也，而用令谕。”良栋曰：“奈何以毓荣例我！毓荣兵怯懦，与吴兵相持累年，非我从四川来，则€南岂能得哉？”彰泰怒，奏夺其云贵总督，授毓荣。良栋前与王进宝同破四川，而进宝功加十七等，良栋仅功加十一等，良栋心不平，与进宝几至攻杀。上颇闻其事，召良栋赴京面质。行至长沙，其标兵环集不散，逼之反，声震林谷。良栋曰：“天不可违。吴三桂背叛之报，其明鉴也。”众犹固请，会三司官入见，因谕众暂退。明日，奉凌迟方光琛父子之旨，众遂散去。良栋至道署，谓赵肃文曰：“拒众则杀身，徇众则负国。我以不刚不柔而解散部众于此，颇有定见定力。”

吴国贵女美姿态，号八面观音，毓荣得而嬖之。同时有伪尚书刘忻如妾，号四面观音，俘入内廷。上问：“如汝貌者有几？”对曰：“臣妾何足言，有八面观音者，真国色。”毓荣闻之，不自安，时已怀妊二月，遂缢杀之。未几，毓荣征为仓场尚书，以罪废。

孙转庵曰：方光琛曾言夏国相、吴应麒不可用，亦有知人之明。然不能使三桂保末路，岂非小有才，未闻君子之大道乎？四川李长祥、徽州谢四新，不污伪命，真可云明哲保身者哉！